

# 試馬江湖

上

(台灣) 卧龙生 著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# 试马江湖

卧龙生 著

(上)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号称“秦门双杰”之一的秦芳之子秦快，虽以懒为名，但风流潇洒，武功高强，初入江湖，结交了聪明伶俐的“妙手小如来”丁墙、活泼可爱的骆乔馥等妙龄少女，一个又一个绝色女子，使她们身不由己地向他献出了贞操，一时间，红罗帐中春色满，温柔乡里艳梦酣……。

当他独闯江湖，巧遇骆家兄弟，偶得一枚神秘圆环，从此卷进了武林四大世家的其中两家——“洗涤山庄”、“龙凤阁”的仇杀，因而武林中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顷刻间刀光剑影，血雨腥风。招招式式，扣人心弦，那绝世武功，和世间独一无二的“短游魂刺”，令江湖邪士听之闻风丧胆。

此书故事情节生动，艳遇叠起，武打场面新颖，妙趣横生，令人回味。

## 目 录

- 第一回 烈杰弹泪浪江湖  
豪侠巧遇三兄妹 ..... (1)
- 第二回 追环古刹碰神偷  
寻玉乔扮撞幽楼 ..... (38)
- 第三回 密室羞睹裸体画  
山洞营救大义男 ..... (79)
- 第四回 冷姑逼战武林客  
深院行刺黑水仙 ..... (116)
- 第五回 敬蛇拜蟒识黑女  
穿洞狭缝绑镖车 ..... (149)
- 第六回 艺绝胆浩盗物什  
功神计妙窃浮财 ..... (164)
- 第七回 暗泪催书老魔怒  
酒喷血楼洗耻辱 ..... (184)
- 第八回 夜宿稽山遭毒箭  
药拯弱女感寨恩 ..... (219)
- 第九回 夺渡险遇灭顶祸  
取道急解圆环谜 ..... (257)

- 第十回 生死敌慨一夜友  
义感仇门两厢亲 ..... (296)
- 第十一回 伏梁偷听醉酒语  
怪身露世大使惊 ..... (321)
- 第十二回 望尸强压切齿恨  
遇母顿生离别情 ..... (362)
- 第十三回 女盗出山杀气焰  
姐妹相厮悲歌泣 ..... (403)
- 第十四回 隐居七载恩仇聚  
洗涤庄主娶爱妻 ..... (441)
- 第十五回 访恩图报绘肖像  
侠女劫男闹庙门 ..... (480)
- 第十六回 豪杰险服茶中药  
艳花扮男叙情肠 ..... (489)
- 第十七回 姑娘智闯毒蛇洞  
小豹步八狐狸穴 ..... (518)
- 第十八回 密告内幕装痴病  
侠士谢绝落花情 ..... (557)
- 第十九回 闹暇试武情切切  
神偷赠锁意绵绵 ..... (593)
- 第二十回 讨金丹借魔泄恶  
娶三女巧平乱叛 ..... (626)

## 第一回 列杰弹泪浪江湖 豪侠巧遇三兄妹

那是一栋坐落在山腰上的房子，房子不大，也不能形容成鸟窝般小，总之，住个六、七人是没问题的。

房子是以一棵棵二人合抱的松木筑成，原始风貌保留得十分彻底，树皮未刮也未上漆，阴湿天气所遗留的藓苔东一块西一块，二树之间的空隙处，也未用木屑填满，所以，风设施很完善，屋顶亦是原木民造，阳光从木缝间穿透入内采光亦不差，因此，屋主索性将窗子省了，只开了一扇门。

房子四周杂草丛生，而且距离市镇很远，很偏僻，附近简直可以说是荒无人烟，距离这屋子最近的，是一间屋主自搭，看来摇摇欲坠的茅厕。

风雅之士每每喜爱为居处取个超俗名字，此屋之主显也是此辈人物，唯一的大门上题著二个浓黑的草体大字，如蛇舞虫蠕，仔细辨认，依然能认出题的乃‘勤乡’二字。

此时正六月！阳光正盛，毫不留情地照出这栋房子的灰败，虫蛀树身，凹凸洞洞随处可见，显然这屋子已经很有年代了；若是夜色朦胧之际自远处望去，倒有那么股清雅出尘，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。

有一条羊肠小径通往山下，这时——

有人从这条快被杂草淹没的小径飞掠上山，瞧相貌是四十许中年人，适中身材，轻功不俗，不一会已掠至木屋，瞧清了上所题大字，不禁嘴角上翘，冷冷自语道：

“你双情秦生、秦劳若够得上勤之一字，草莽江湖豪杰，

岂不全成了赶尸的？”

那人清了清喉咙，不再嘀咕，朗声道：

“生意上门，秦大侠能否开门一叙？”

门没有开，也无任何声响，那人烦躁的又喊一遍，一方宽尺余的泛黄白布不知用何戏法，突然垂在门上，盖住“勤乡字迹，布上写着“不懂规矩，滚！”

那人既然找上门，自然知道屋主的怪规矩，又朗声道：

“这笔生意非同小可，家主嘱咐小人须当面与秦大侠说清楚，秦大侠可否坏一次规矩，小人回去好交待。”

一方陈旧红布从天而降似的，盖在泛黄白布上，黑字红底书著“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何权特殊哉？”

中年汉子目及红布，禁不住抖了一下，屋里怪人以红布表示他已动怒。在江湖上闯过几天的人都知道，在不知名的山腰，有一棵正常人不会去住的木屋，有一对年约四旬的堂兄弟住在那儿，一名秦生，一名秦劳，江湖号称“秦门双惰”，惰者，懒也，堂兄弟二人以懒出名，甚至老婆都不愿娶，省得烦人，“能躺绝不坐，能坐绝不站”，是他们堂兄弟最好的写照，无人能勉强他们做不愿做的事。

当然，凡事难免有意外，即是传宗接代的大事。

其高曾祖父一代有堂兄弟廿九人，均因不愿被女人缠绊一生，至“秦双惰”一代只剩堂兄弟二人，人丁单薄，为免愧对祖宗，抽签结果，由秦劳娶妻生子，为此，秦劳懊恼不已，生下一子，对妻从不再闻问。

他们就是这种怪人，以杀人为业，就因为他们的惰性，为求杀人少费工夫，均练就一身出神入化的杀人绝学。

江湖恩怨何其多，杀手这门行业也就应运而生。“秦门双惰”是其中佼佼者，代价自是吓人，奇导的是，二人依然两

袖清风，住在四壁通风的木房子，啃着硬硬的杠子头，有时甚至饿得面黄肌瘦，杀起人来依旧毫不含糊。

懒人通常有许多不成理由的理由偷懒，眼前就是一个

木门终年紧闭，生意都是自动送上门的，不论王公贵人或贩夫走卒，他们一概不见，理由是“保持神秘感”，说穿了一文不值，堂兄弟俩最怕有人罗索，要求杀害之人该不该死，任你舌能翻江覆海，他们充耳不闻，只相信自己亲身打听的消息，既然如此，双方见面就成了多余，依他们规矩将银票及要杀之人姓名压在门侧大石下，三天后再来巡视，东西不在，自然能够安心回去等消息，东西不动，即表示他们拒绝这笔生意，要你另请高明。

这样的规矩自不是人人所能接受，因此，莫非到不得已的地步，奶少有人找上门；对于他们的避不见面更是不满，秦生、秦劳也就谅解这点，早已准备好红布书上墨字，告诉你，他们快生气了，要你识时务为俊杰。

今日上门的中年汉子明了他们的规矩，跺跺脚，将一小包东西压在大石下，头也不回的掠下山。

良久——

屋内突然传出一声轻轻的叹息，继而隐约传出声音：

“俺的爹也堂伯又上那儿风流快活了！留我一人独撑局面，万一给人戳穿，秦家岂不绝种？当真不孝之至！”

天下居然有晚辈辱骂长辈不孝之人？

听他口气显然是秦劳满心不甘愿所生下的儿子，懒洋洋的声音又从屋缝传出：

“阿爹与阿伯又非不知俺不比他们勤快，独留我应付那些阿飞阿草，好生没良心，俺真是命苦！唉！”

过了好半晌，一声打哈如雷轰传出，可见那人喉咙不小，那扇题着“勤乡”的木门突然飞上半空，转阿转的几圈坠落地面，门不再是门，成了一小段一小段木头。

一名二十上下，面孔瘦削，乱发披散二肩，嘴边有短短渣胡未刮的男子，宛似几天没吃饭，又好像老婆被人抢了似的，一付无精打采，满脸不高兴的慢踱出门，伸个懒腰，陆地双目精光暴射向不远处的巨石，寒声道：

“兀那老头还不快滚，惹得俺性起，将你横切直竖摆成三十六个不同的样子。”

“滚！”

年轻人暴喝一声，躲在巨石下之人才敢相信他说的是自己，身子好似千斤重难以立稳，原来是方才的中年汉子。

看清喝声之人是位年轻小伙子，中年汉子大胆喝道：

“臭小子，此乃‘秦门双杰’禁地，你在此吆喝呱叫是吃了豹胆熊心？料你也是无名小卒，为何如此不要命？”

“秦门双情”是骂人的话，江湖上可没有几人敢当他们的面或在他们地盘上吆喝此名，均以“秦门双杰”称呼。

年轻人模样儿够懒，性子却似乎很火爆，喝道：

“听你口气应该懂得此地规矩，再不快滚，待俺放下黑布，这里就是你养老之所。”

“秦门双情”对于上门纠缠不清之人，即在红布上叠以黑布，上头以白漆绘以夺魂摄魄的“杀”字，表示二人已动杀机，任你江湖巨擘，也难以抵挡其凌厉攻势。

中年汉子闻言身子一阵颤抖，小心道：

“阁下是秦生大侠，亦是秦劳大侠？今日得见尊严，真是三生有幸，将来人前人后说起，我也有面子多了。”

说着尴尬笑着，心里可在打嘀咕，“秦门双情”杀人出名

已近二十年，眼前这小子若非满嘴胡渣未刮，最多只十八九岁，虽不成打从娘胎就会杀人？

外表懒散之人，性子大多温吞，仿佛天塌下来也无动于衷，但是，眼前这位年轻屋主却例外，性子刚烈得很，看来好像没费多大力气，声音却大得吓人，道：

“秦劳是俺阿爹，秦生是俺阿伯，你若上门求他们杀人就摸错时间，二位老人家均失踪；东西拿回去，然后滚！”

中年汉子忽然神秘至极小心地问道：

“你不会是冒牌货吧？以江湖耳目之杂会不知‘秦门双杰’有了后代？再则以他们二人懒性岂会走出这屋子？”

年轻人拖着千斤似的脚步向屋侧大石若有似无的踢了一脚，大石一个翻滚，现出中年汉子压在石下的油纸小包，看也不看它一眼，又轻轻抬了抬右脚，油纸小包似乎身怀绝顶轻功，居然在杂草草尖上滑行，不偏不倚往中年汉子滑去，至他脚前，中年汉子一手将它抄起，笑了笑道：

“这手‘草上飞’就足以证明你是秦门中人，尊姓大名？”

年轻人落座于石上，火气就小了点，道：

“秦快！认识的人就称俺一声‘阿惰’，随你叫吧！”

中年汉子对老的很畏惧，小的就不在乎，很轻松道：

“贵门的遗传可真古怪的紧，可有什么来源？”

秦快倚在木墙上，双目合闭，大概想以沉寂代下逐客令，中年汉子等了半晌不见回答，只好叹声反掠下山。

六月还不算酷热，风徐徐吹来，含带丝丝热气吹得人昏昏欲睡，秦快打个哈欠，双手交插前胸，头靠在墙上，居然就这么睡着了。

时间并没有因他的贪睡而停止，待他睁开眼睛，已是黄昏时刻，游目望向右侧丈外的大树，西天一片灿红，由树缝

间望着天空，凭添几许画意，秦快摇头晃脑吟道：

“草满山坡水珠滴，山衔落日浸绛英；西天乍红美人颜，咕咕乱叫俺肚皮。……唉，阿爹与阿伯平日耳提面命说着懒人的好处，如今俺可体会出个中奥妙，至少偷懒睡上了一觉，可以省下一餐，倒也划算。”

摸了摸肚皮，饿扁扁的，伸怀掏出一个厚硬的杠子头细细咀嚼，敢情他懒得连粮食也随身携带？

几个铜板一大块的杠子头自然难以尝出其色、香、味何在？但总算能填饱肚子，秦快也似乎将它作山珍海味，啃完一个，意犹未尽正待掏怀再取，陡地——

一个油纸包从天而降至秦快跟前，烤鸭香扑鼻，秦快却仿若未闻，依旧掏出杠子头细嚼，好像天下美味莫过于此。

怪事突然发生——

秦快手中未啃完的杠子头突然松手掉落地面，人也咕咚歪倒在地。莫非鸭子有问题？还是突然发羊癫疯？

油纸包里的烤鸭，他已做到目不斜视的地步，甚至它是由谁抛来均不闻不问，居然还出了事？

荒无人烟的山上一片寂静，突然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打破沉寂，一位貌美少妇不知何时躲在方才中年汉子隐藏的巨石下，此时娉娉袅袅的走来，火红的轻纱宫装映着西天赭红夕下，此时娉娉袅袅的走来，火红的轻纱宫装映着西天灿红夕阳，成熟妩媚之外凭添一股诱人的气息。

美貌少妇蹲在秦快身旁，审视他面容，喃喃道：

“虽然称不上英俊，却有十足男人味，跟那冤家简直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，岂是那些缕花枕头所能比较？”

“唉，也是前世冤孽，我与姊姊居然同时爱你爹和堂伯，却没想到他已有你这么大的儿子，算了，只要我爱他，这点

“我能忍受。”

又看了秦快几眼，忽然反手打他二个耳光，恨声道：

“可恨那二个白痴居然对我姊妹无动于衷，今日若非姊妹相思病倒床上，我白红娥岂会自己送上门？本待捆了秦生那老小子回去，没想到这二只缩头乌龟居然先躲起来，活该你这小子要倒楣，捉住你小的，还怕老的不上门””

突然又忍不住一阵娇笑，瞧着烤鸭自语道：

“姑奶奶十分明了以杀人为业之人，绝不吃别人送上门的东西，所以迷药撒在鸭上，随风飘散，没想到你这小子成了代罪羔羊，怪只怪你太过生嫩，呵呵……”。

貌美少妇笑声突然顿住，她发现自己不知何时着了人家道儿，被制住“软麻穴”及“曲泉穴”，只好软塌塌的跌坐在地，一脸的不相信与惊疑。

秦快居然又安坐石上，美人当前拾起掉在地上的杠了头，觉得没什么脏，又慢慢细啃起来，看也不看美人一眼。

美丽的女人最不能容忍的大概就是男人的无视其存在吧？

貌美少妇杏眼圆睁，咬紧银牙，良久才一字字道：

“你跟你那该死的爹一样可恶、无耻、下流，只会用这种卑陋手段暗算人。”

秦快嘴巴没空争辩，索性扬起右掌劈拍反手赏了貌美少妇四个耳光子，方才无表情道：

“你以迷药暗算一个未出江湖这人，不仅卑陋、无耻、下流、可恶，栽在一个后生小子手上，更是丢脸！”

貌美少妇被讥的无言以对，但秦快以她方才辱骂言语反送回去，实令她气得银牙一挫，双颊的疼痛使她大吼：

“你敢打我？‘大冥府’永远不会放过你们。”

“‘大冥府’？”秦快一怔，微微一笑道：

“敢情你就是江湖人闻之胆颤的老妖婆的小女儿？听说‘大冥府’中女子专权，尤其是你们母女三人更是将男人弃如敝屣，何以会看上俺阿爹与阿伯？真乃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可惜呀可惜！”

美貌少妇又是一怔，那有人如此形容尊亲的？

秦快也不让她有多想的机会，又道：

“女人应该温柔点，别当男人都是骑虎的，尤其是喜欢竭斯底理的母老虎，更是不讨人喜欢，难怪阿爹与阿伯闻虎啸色变，收拾细软连夜逃走，连儿子都不要了。”

他说话总是一本正经，连讥刺人也当说书般正正经经缓缓道出，声音充满磁性，悦耳动听，损人的话却又令人听了火冒三丈，美貌少妇怒火大炽。

秦快懒洋洋靠在墙上很舒服，一线火气也无，又道：

“俺明白你恨不得将俺生啖才甘心，俺也不含糊，赏你四个耳光是十分客气，二下是回敬你赏俺的耳光，另二下是代阿爹教训你辱骂之罪，别未过门就趾高气昂以为谁都该听你的，最好弄清这儿并非‘大冥府’。”

美貌少妇白红娥向来娇纵，何时吃过这种瘪，以“大冥府”在江湖上的势力，谁敢说他一句不是？别谈劈劈啪啪赏她四个耳光，只气得破口大骂，所有她能想像出恶毒的话通通出笼，那顾得了保持高贵的外表。

秦快人为自己说得太多，慰劳似的啃弟杠子头充饥，对于白红娥的斥叫破骂充耳不闻，聚精会神填肚子。

白红娥骂了半刻，见对方不为所动，也自觉没趣不再开口，一双凤目却喷着怒火，这火果真具有实际威力，十个秦快也被烧得尸骨无存。

啃完二个杠子头，秦快满足的起身伸个懒腰，自语道：

“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俺做过几次了？阿爹跟阿伯果真这么有女人缘？一个去一个来，俺吃不消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凶，有后母如斯，俺命苦也！”

嘴上轻轻抱怨，心里可丝毫不担心，秦生、秦劳若想娶妻也不会等到现在仍光棍一杆。

低头看了痴情的白红娥一眼，秦快摇摇头，朗声道：

“阿爹、阿伯，这女人俺已经制服，再缩头不出来，俺就放她进去捉你们出来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二条人影从屋内闪出，四旬左右，一样的高大威猛，央容有几分相似，乱发垂肩，一脸懒散中透着冷漠，乍看之下宛如双生子，右嘴角生着一颗小黑痣的即是秦快堂伯秦生，秦劳则习惯性的摸着几天未刮的发渣。

二人实在够不上英俊，却有十足的男性魅力，也难怪眼高于顶的“大冥府”双姝动了凡心。

白红娥想自己刚才泼妇骂街之相定给二人从屋缝看个清楚，不由得羞愤难抑，面红耳赤，又想起秦快告之二人已卷细软逃逸，才知自己被耍，当众出了大丑，对秦快不禁恨得牙痒痒，将所有的怨怼全移到他身上，也不想秦快抑是受害者，父命难违啊！

秦劳拍拍独子肩膀，右眼一眨，意思是：

“阿悄，真有你，也多亏你了。”

秦快明白二位老人家不爱费力说话，相处久了，一个动作或一个表情都足以使他明了尊长之意，此时见父亲如是说，不禁没好气的抱怨道：

“这是第几次了，老爹？”

秦劳与秦生同声叹息，一脸苦相，秦快见此，也知这种

事不能怪他们，以他们每次出门均像火烧屁股般急着赶回来，根本不可能去诱惑任何女子，怪只怪他们均遗传祖先一副充满磁性的好嗓音，不开口则已，否则不知将迷倒多少多情女子，这也是他们不喜欢开口的原因之一，衬以魁梧的体魄，那个姑娘不动心？虽年届不惑，又以杀人狠毒出名，依然使面首过的江湖女子念念不忘。

秦生见来人是中意堂弟的白红娥，跟自己没关系，乐得坐在石上作壁上观。

秦快则认为自己责任已尽，况且这种事外人难以插手，也选块大石歇歇腿。

秦劳见他二人如此，也不服输找块最大石块舒服坐下。

白红娥可看傻了眼，忍不住问道：

“你们这是做什么？佛家坐禅？”

秦生瞧向秦劳，秦劳又望向秦快，秦快只好道：

“现在你应该知道你爱上的是怎样一个人了吧？你自问受得了这种人么？死心吧！回去告诉令姊这种爱永远没有结果，她想思病倒太不值得了。”

秦生、秦劳被说得有点不是滋味，却也明了唯有如此才能令她死心，哼也不哼，算是默认。

白红娥一双美目在他们脸上溜来溜去，噗嗤笑道：

“关于‘秦门双情’的性子，传说平日我也听了不少，不想果真如此贴切，不过，爱是全心包容的，我与姊姊自然有法子改变你们的惰性，就算改不过来，我们也认了。”

为了病倒在床的姊姊，白红娥只好大胆说出爱慕之意，但姑娘家毕竟脸薄，说到后来声如蚊咬，娇脸浮满红云。

秦门三人听了一怔，不想怪缘一面，她们用情就如此之深，一时束手无策。

秦快轻笑一声打破沉寂，向父亲与堂伯拱手道：

“恭喜阿爹、阿伯得美人垂青，小子不便打扰你们高朋，先行避开，告辞！”

秦劳见儿子言下之意下山闯江湖，情急开口道：

“阿惰，你给老子留下，凭几手三脚猫工夫想闯江湖？”

秦家命根只这么一个，秦生也慌了，温言道：

“你莫非不了解咱们哥俩性子，有意结婚如今早已儿孙满堂，岂有年老再娶之理？另听她一厢情愿，破坏咱们爷儿三人感情。”

秦快感动的笑了笑，可惜他心意已决，道：

“阿爹、阿伯何必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这样的麻烦小子腻味之极，何不干脆结婚断了其他人念头？”

秦生、秦劳面面相觑，犹豫一下，摇了摇头。

秦快早料知如此，也不失望，但想及自己总成代罪羔羊，火爆性子忍无可忍，大声道：

“二位老人家的私事小子无权僭越，却也不想再插足其间，再则俺也老大不小，也该出去看看这个世界，这种鸟不生蛋的鬼地方，小子无法想像如何在这儿窝一辈子？你们不走俺可不愿再待下去。”

一个腾身往山下掠去。”

秦劳与秦生相对苦笑，秦劳叹道：

“为什么自从生下这小子，我就变得非勤劳不可？”

秦生看了白红娥一眼，苦笑道：

“这就是秦生孩子的后果，一辈子如鬼附身，永无脱身之时。”

叹息一声，二人不约而同往山下掠去，离开了一丈多远，秦劳右手忽扬，发出二颗石子，嗤嗤二声解了白红娥穴道，脚

下抑愈用劲的逃了。

白红娥沉醉于秦劳磁性的嗓音及不忘解穴之德，直至身子能动弹，凝目望着山下，痴痴道：

“冤家啊！你愈是如此，我愈是无法忘怀你。”

火红的身影曼妙无比往山下掠去。

多情总为无情恼。

落花有意流水无情，落花何罪？

黄山之麓“洗涤山庄”，雄峙于三面绝壁一面深涧之上，楼阁连云，气势浩大

这时，夕阳卸巾，倦鸟投林，夜神之翼，向无边的苍穹伸展……。

陡地——

“洗涤山庄”堡门之前的深涧上，飘来一叶扁舟，一个身着黑布儒衫，乱发垂肩，满嘴胡渣未刮的年轻小伙子，舒舒服服的躺在扁舟上，任由它到处飘荡，高歌道：

“如今才如愁滋味，

故居双亲；

老泪偷垂？

西风吹拂往事非；

茫茫涯何处栖？

强颜欢笑，

昂长男子，

此处不留他处留。”

原来是寄调采桑子，声调儿带点凄迷，与“哗哗”的涧水声汇成一股萧瑟之音，再看高歌者那副闲适懒散的模样儿，可是一点哀怨神色也无。

此兄自是下山投入花花世界的秦快也。